

映山红盛开的时候

李良苏 著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映山红盛开的时节

李良苏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映山红盛开的时节

李良苏 著

内容提要：

小说讲述一位处于青春期的青年，决心在茫茫的人生征途上，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的故事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，作品告诉人们：人生之路，总是在充满了无尽的失望和希望中蹒跚向前延伸。面对人生的无常，生活的乖戾，现实的虚幻和残酷，关键是你悟到了什么？追求什么？你如果选择一条正确的、适合自己的道路，坚持不懈地走下去。只要不怕苦、不怕累，走得足够的远，就一定能收获到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，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

ISBN 978-7-89900-589-7

出版时间：2016年4月

总策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余红

封面设计：雅丽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: 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

电话：010-58110486

传真：010-58110456

版次：2016年4月第1版

字数：38,364

定价：2元

ISBN 978-7-89900-589-7



9 787899 005897 >

——谨此献给我的班长刘大海和远去的军旅岁月

谁的青春不迷茫。人生之路，总是在充满了无尽的失望和希望中蹒跚曲折向前延伸。面对人生的无常，生活的乖戾，现实的虚幻和残酷，关键是你悟到了什么？追求什么？

你如果选择一条正确的、适合自己的道路，坚持不懈地走下去。只要不怕苦、不怕累，走得足够的远，就一定能收获到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，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——题记

引子

在世界上千万种花草中，我最钟情、最喜爱的是映山红。

映山红，学名叫杜鹃花，是一种落叶灌木花卉植物。另外，它还有许多别名，如：山石榴、金达莱、达子香、山丹丹、格桑花等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映山红品种最多的国家之一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映山红有 900 多种，其中我们中国就有 560 多种。

人们普遍传说，映山红是一种鸟儿啼叫时，嗓子破裂后，从嘴里流出来的鲜血，滴在地上后变成的。

后来，由于个人爱好和兴趣的使然，我曾专门利用假期，集中抽出一段时间，围绕着有关映山红的故事和民间传说，深入多个地区、不同族群，进行收集、整理和研究。

自古以来，在我国民间，流传着许多有关映山红的故事和传说。但众口不一，故事内容相互渗透，相互借鉴，相互融合，产生出多个版本。

在这众多的关于映山红的传说故事中，我最喜欢、最笃信的还是我当兵时，曾驻守过的后河沿岸老乡们祖祖辈辈、口口相传、所流传下来的关于映山红来历的故事——

后河的老乡们说，在远古的时候，有一对美丽的鸟夫妻。它们相亲相爱、互敬如宾、一往情深，总是一块儿外出觅食，一块儿衔草筑巢，一块儿抱窝孵蛋，一块儿抚养儿女。终日里，雌鸟

和雄鸟形影不离，很是恩爱。

一次，在外出觅食途中，鸟夫妻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雨，雌鸟在暴风雨中走失。雄鸟心急如焚，不分昼夜，满山遍野翻飞着，声嘶力竭地鸣叫着，四处寻找雌鸟。

雄鸟整整寻找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找遍了整个山野，仍是没有找到雌鸟。失去伴侣的雄鸟，没有气馁，没有失望，更没有放弃。它顾不上吃，顾不上喝，仍是夜以继日四处奔波，不停地鸣叫，寻找它至亲的雌鸟。

雄鸟嗓子叫哑了，没有放弃。

雄鸟嗓子叫破了，没有放弃。

后来，雄鸟直叫得嗓子血管破裂，鲜血从嘴里流了出来，仍是没有放弃。

雄鸟没日没夜地啼叫着，漫山遍野四处奔波寻找雌鸟，嘴里流出的鲜红的血滴，洒落在所飞过的每一片山野。

雄鸟对爱情笃定和坚守的精神，感动了天地。第二年春天，几场透彻的春雨过后，在雄鸟滴血的山野里，长出了一朵朵、一丛丛、一片片，似霞如锦、光彩夺目、明丽鲜艳、红灿灿的花，把整个山野都映衬得红彤彤的。

从此，人们就把这种花，称为：“映山红”。

映山红属于高海拔植物。它耐旱、抗寒、好养活、生命力顽强。在广阔的自然界里，映山红大都喜爱生长在高山、险峰、浅

山、丘陵和森林边缘地带。哪里山崖险峻、土壤贫瘠，它们常喜欢在哪里扎根、生长；而地势平坦辽阔、土质肥沃的平原上，却很少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我是在山西晋南平原上长大的孩子。我们村庄的前面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村庄的后面，有一片长着芦苇的湿地，我们称它叫“芦河”。越过“芦河”，也是一片平原，在平原的尽头、离我们村庄十多华里外，有一座名叫“中条山”的山脉。它东与太行山比邻，西与西岳华山隔黄河相望，因居太行山与华山之间，山势狭长，故得此名。

别看中条山不高也不大、但古老而闻名。尧、舜、禹——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先祖，都曾先后率领族群的子民们，在此地垦荒屯田，繁衍生息，建功立业。故乡的人们世代流传、执着地认为，中华民族中的“中华”一词，最早就是产生于我们家乡晋南——古河东地区，古人是取中条山的“中”和华山的“华”两字，组合而成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民间传说，不足以作为历史凭证。我之所以在这里写出来，也仅仅是告诉读者朋友，在我故乡的人民中，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。为故乡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，做个小小的宣传而已。

小时候，在春天里，我也曾跟随着大人们，因事到中条山里去过几次，曾看到过报春花、山梨花、野杏花、山桃花、马兰花、山楂花、迎春花、紫荆花、樱桃花、玉兰花、海棠花等。但我从

没有看到过映山红。

我最初见到映山红，不是在书画里，就是在电影、电视里。而且大都是一闪而过，朦朦胧胧，看的不是十分清楚、真切。

我真正看到自然界里生长的鲜艳欲滴的映山红，是在我告别父母，离开故乡，参军之后，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大巴山中。

—

1975 年 3 月底。我们终于结束了紧张、艰苦而快乐的新兵训练生活，要分到老连队去。

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新兵训练队虽是每个新兵进部队必经的第一道门槛，但仅仅只是个临时的过渡单位。下老兵连队，才是每个新兵们，真正进入部队这所大学的落脚点和归宿。

当时，新兵训练队整天不是齐步走、正步走、前后左右转走队列训练，就是练习瞄准、扔手榴弹、格斗刺杀、匍匐前进、半夜紧急集合、野营拉练等，生活表面上看轰轰烈烈、很是热闹，但实际上单调、艰苦、累人、枯燥乏味。

我们每个刚入伍的新兵们，整天急不可耐，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新兵训练生活，早日下到老兵连队，去轰轰烈烈、大刀阔斧、干一番事业。

早在半个月前，有关下老兵连队的各种小道消息，就开始私下里，悄悄在我们新兵之间四处流传。我们新兵们群情激奋，人

心所向，翘首以待，一个个议论纷纷心急火燎，大家都恨不得打起背包，立马明天就下到老连队，去扬戈跃马，施展身手，建功立业，开始真正的军旅生涯。

在当时的年月，部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，新战士的分配去向和具体工作岗位，在未公布之前，也属于军事机密，个人私下里是不能过问的，更不能随便打听。其实，即使打听，也仅仅知道一些皮毛，真正的详细实情，没有可靠的门路和铁的关系，是难以探听到的。

就这，还是有一些新兵，冒着违反部队纪律受处分的风险，悄悄通过老乡关系和各种渠道，千方百计，转弯抹角，费尽心机，打听自己将要分到哪个老兵连队去？所分的老兵连队具体是干什么的？是机械连队还是施工连队？驻扎在什么地方？是城市还是乡村？是平原还是山区？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如何？……对这一切，可以说，大多数新兵的心里是一片茫然，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底。

新兵分配的那些日子，大多数新兵都是懵懵懂懂、忧心忡忡，每个人对自己的去向和人生前途很是迷茫和焦虑。真不知道，一个什么样的命运，在混沌迷离、深不可测、看不见的远方，等待着自己。

新兵最终分配的日子，在我们急切的翘首盼望中，终于姗姗地走来了。

人，真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，一群悲喜无常、性情变化多样、不可言状的奇怪生物。

在新兵训练队时，大家天天盼、夜夜想，火急火燎地想早点下老连队。可真正到了要分别的时刻，每个人的心情，又是这样依依难舍、缠绵情长。

三个月来，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战士，和新兵连的首长与带兵训练的班长们朝夕相处，在练兵场上龙腾虎跃、摸爬滚打，苦练军事技术，彼此之间，结下了深深的战友之情。如今，马上就要分别了，大家山南海北，各奔东西，有许多战友，就此一别，也许今生今世，再也难以见面与相逢。

每当想到这些，大家的心里怎能不激动、不留恋、不“情意绵绵泪沾巾”呢！

在新兵连的最后一次告别会餐中，那些笼罩在每个新兵头顶——对个人去向茫然和为今后前途焦虑的阴霾，立刻被浓浓的战友离别之情，冲刷得一干二净。大家都举杯开怀畅饮，连一些平时会餐从不端酒杯的人，今天也勇敢地频频举杯。

许多人两杯酒下肚后，就开始有点醉意了，一个挨着一个拥抱，一个接一个道别，情长意切。有的平时能说到一起、玩到一起、感情要好的几个战友，相拥在一起，彼此间有说不完的道别话，同时，相互之间边斗酒、边嚎啕大哭，是那样依依难舍。就连一些在新兵训练生活中，因为相互竞争、积极表现，为抢扁担挑水，争笤帚扫地，紧急集合站队穿错衣服、系错武装带、拿错

武器等，一些训练中和生活上的琐事，发生过摩擦、发生过争执和口角的人，这时，也都大度地摒弃以往的前嫌和恩怨，相互原谅，热情握手，紧紧拥抱，真诚道别……

那天晚上，会餐结束后，我和一部分新兵，是半夜从我们新兵训练驻地——四川渠县一个名叫三汇镇的车站上军列的。

在这里，请朋友们允许让我多说两句——四川渠县的三汇镇，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。它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，也是我大半生军旅和记者生涯中，因工作需要，山南海北、国内国外、所走过的千山万水中，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地方。

新兵训练结束离开五年后，我再次重返三汇镇，写了一篇题为《三汇行》的纪实散文，发表在1980年11月9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三版头条。一位在我家乡地区医院当护士的姑娘，仅仅看了《三汇行》和我另外一篇发表在《山西日报》上题为《探亲记》的散文后，便毅然决定伴随我走遍天涯。这也是后话。

车站站台上的灯光不是很明亮，大家都难以看清彼此的面孔。走的新兵和送别的新兵，在狭窄的站台上喊着、哭着，相互拥抱道别。

我身在其中，那种战友分别感人的场面，那种赤诚相待，肝胆相照，没有半点虚情假意、真挚而热烈的气氛，那种纯洁而深深的战友情谊，时至今日，每当回想起，仍是历历在目，仍是令我激动万分，活着就不会忘记。

二

在新兵训练结束，等待分配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显得格外地忙乱，多次被新兵排和新兵连抓公差，先后帮助新兵排和连里，赶写新兵训练总结。

这边新兵训练总结材料刚写完，人还没有松一口气，那边又有新的任务在等待，接着加班加点赶写新兵训练总结大会上，连首长讲话稿、新兵代表发言稿等材料。可以说，整整半个月中，我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，睡过一个囫囵觉，吃饭、走路、睡觉、甚至连上厕所，脑子里装的想的都是材料怎么结构、怎么写，整天都是在高度紧张的各种材料构思和写作中度过。

当时，另外还有一个令我十分担忧和分心的事，就是我将要分去的老连队和即将开始新的军旅生活。

我和所有的新兵们一样，对这一切，也是一片茫然，心里没有一点底，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情况不明确，也无法准备。真犹如老虎吃天无法下爪，令我思前想后、焦虑不安。

宣布新兵分配命令的那天夜里，上军列后，我人虽然很是疲倦，但头脑里乱糟糟的一片，心事重重，思前想后，斗争很是激烈，迟迟难以入睡。

我们所在的新兵连大多数人，都分到师后勤部汽车营、机械营、修理营、给水发电营、仓库、医院等一些生活工作条件较好

的师直单位。我们整个新兵排，只有我一个人下到施工连队。

起初，我本来是随我们全新兵排一起，分到师后勤部汽车营去当汽车兵的。是我自己主动写申请书，再三找新兵连首长表态，坚决要求下到开山放炮、艰苦流动的施工连队的。

当时，初出茅庐的我，年少轻狂，热血沸腾，不自量力，自高自大，气吞山河，敢作敢为，干事只顾眼前、不计后果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愣头愣脑、懵懵懂懂的猛劲和闯劲。如果说，命运是老虎的屁股，我当时都会毫无惧色地拍拍其脑袋、拽拽其尾巴，再狠狠地摸它几把；如果有刀子，都敢顺手在其屁股上，割一块毛皮下来，留做人生的纪念。

在同年入伍的新兵中，我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多喝了一点墨水，多看了几本杂书，“一瓶不满半瓶咣当”、有点持才自傲，好高骛远，妄自尊大，想入非非。我天真地认为，只要经得住风雨，就一定能看得见彩虹。自己在部队要有所出息、做出成绩，只有下到最基层的一线连队，在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摔打、锻炼，才能成长、进步，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。

年少轻狂、热血沸腾、富于幻想、天马行空、桀骜不驯的我，心比天高，自命不凡，坚定地笃信：“只有敢于憧憬未来的人，未来才会向你招手。”

我对自己非常自负，也非常自信，幼稚地感到，自己已积蓄了足够的力量，去面对这个险恶丛生的世界，去面对风云多变的人生。我曾天真浪漫、异想天开地认为，所有的生活大门都为我

敞开，只要我愿意，可任意踏进任何的一扇大门，什么样的高山险阻，都不能把我阻拦；什么样的困难坎坷，我都能克服、都能把它踏平。

那年，我刚刚迈进十八岁的门槛。这些都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和写照——一个典型的不知天高地厚、好高骛远、天真浪漫、想入非非、懵懵懂懂、敢想敢干而又不计后果的热血青年。

与我一起入伍的大多数人，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兵。应该说，能分配到汽车连队或一些机械修理单位，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。因为能学到一门技术，掌握一种生存的技能，将来复员退伍回去，找工作、奔生活，那是非常有用的。

我也是从农村入伍的，主动放弃当汽车兵的大好机会，而自愿积极要求去开山放炮、艰苦流动的施工连队，一些人感到很是不理解。此事，在新兵连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。

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中，我曾经有过三次轰动：

一次是我采写的有关新兵训练生活的报道，同一天在两家军内报刊上同时刊出；

另外一次是，我——连一个裤头都没有穿破的小新兵蛋子，老鼠吃了老虎胆，光腚抓贼胆大不知羞，竟大言不惭，斗胆在全新兵连大会上作国际形势报告。

我入伍前，曾当过一年代课老师。新兵连首长看了我的档案后，不知怎地，非要安排我，给全新兵连干部战士讲一堂国际形势教育课。

在我接到入伍通知书，在县武装部刚已穿上军装后，家乡的一些复员老兵和前来接新兵的军官们，就多次谆谆教导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：新兵连对每个刚入伍的新兵来说，是第一道门槛，也是初次展示自己的舞台，非常重要。因为在新兵连表现的好差，直接关系到每个新兵的工作分配去向，和今后在部队的成长进步。

在新兵连，可以说，每个新兵为自己将来在部队的前途着想，在军事训练、政治学习、内务卫生、义务劳动等方面，都憋着一股劲，人人争先、积极表现，相互比赛，比学赶超，你好，我要比你更好，都害怕自己落后于别人。能给新兵连讲课，对我来说，那是难得的自我表现、展示自己的大好机会，岂能轻易放过。

我没有丝毫的推辞和谦让，坚定而信心满怀地接受了讲课任务。

讲课要有教材，总不能满口胡言乱语跑火车乱讲吧。教材从那儿找？

当时，我在新兵连整天不是瞄靶、投弹、军事训练，就是忙于内务卫生整理和义务劳动等积极表现，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和参考资料。可以说，当我接受讲课任务时，是脑袋如洗、两手空空，真犹如“老虎吃天，不知道该在哪里下口”。

这并没有难住我。我开动脑筋，急中生智，从连部找来近两个月的《参考消息》，经过两天三夜加班加点紧张的摘抄和备课，就抖擞精神，壮着胆子，登台开讲。

我从北美洲当时美国、加拿大的金融风暴，讲到欧洲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各国的经济危机；从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，讲到世界只有一个中国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、国际地位日益巩固和提高；从安哥拉宣布独立和非洲丛林黑人兄弟风起云涌的独立解放运动，讲到殖民主义末日的来临；从中东战争的起因，讲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矛盾的历史渊源；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，讲到越南战争最后结束进程的预测；从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日渐没落，讲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壮大崛起等。

我围绕着“东风一定压倒西风”的大主题，天南地北，东拉西扯，捕风捉影、合理想象，不走大样，声嘶力竭，口干舌燥，一口气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。就这，我还感到言犹未尽，觉得有许多东西还没有全部讲出来，仅仅讲出了我所准备材料的二分之一。

不过，凭良心客观公正地说，虽然我那次讲课，缺乏参考资料、准备时间短，仓促上阵，但还是比较成功的。这从全新兵连官兵们聚精会神、鸦雀无声的课堂纪律，以及讲课结束时，快要将房顶掀掉雷鸣般的掌声中，完全可以看出。

第三次，也就是这次——我放弃既能学到技术、又比较舒适安逸的汽车兵不当，而特立独行，自告奋勇报名，要下到开山放炮、条件艰苦、常年四处流动的施工连队。

因为这些，在新兵连，我是一个让人高看一眼的“新闻人物”。

当时，新兵连一些了解我、关心我的首长，一面在全连军人大会上表扬我思想好、觉悟高、有理想、有志向、有革命的事业心，积极主动要求到艰苦流动的施工连队的精神可喜可嘉，号召大家向我学习，到艰苦的地方去，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可私下里，却一次次找我谈心，要我在新兵分配去向问题上，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心血来潮，头脑发热，一定要做到三思而后行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现在仔细想来，新兵连首长们之所以这样做，他们是对一个懵懂、幼稚、不明事理、刚入伍新战士的关心、爱护和人生前途的负责，完全是为我着想、为我好。在这里，我在心里，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地感谢。

我们新兵排的罗排长，来自革命的圣地——井冈山，是个根正苗红的红军后代。据说，当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在井冈山打游击时，都先后曾在他们家里住过。他的爷爷、父亲都当过红军和赤卫队员，曾先后多次参加过反围剿战斗。

在新兵连，我和罗排长最能说得来、也最知心。他很喜欢我，工作上、生活上，像兄长一样关心我。在我下老连队这件事上，一天，他把我叫到一个无人的地方，狠狠地“刮”了我一顿鼻子。

“你这个老卡卡的‘吊’兵，”罗排长语重心长而又严肃地对我说，“一个完完全全的青色新兵蛋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为好。你根本就搞不清楚，施工连队整天打隧道、架桥梁，开山放炮，很是艰苦，根本就不是你这种白面书生呆的地方，你也根本就吃不了那份苦。我敢说，你下去不出三天，非‘拉稀’不